

◆品茗谈文

梅格即人格

——历代咏梅诗漫谈之八

张先军

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写到崔颢时讲了一个故事：崔颢后游武昌，登黄鹤楼，感慨赋诗。及李白来，曰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无作而去。杨慎在他的《升庵诗话》卷十一《搥碎黄鹤楼》中也写过此事：“李太白过武昌，见崔颢《黄鹤楼》诗，叹服之，遂不复作，去而赋《金陵凤凰台》也。其事本如此。”这说的是李白为崔颢的《黄鹤楼》一诗折服，自叹难出其右，故辍笔而去。

而苏东坡读林逋咏梅诗后，大概也有这种欲一比高下而终难超越的心境。他被林逋咏梅的才华深深折服，曾写过一首《书林逋诗后》，对林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“先生可是绝俗人，神清骨冷无由俗”，崇尚林逋的清高脱俗；“遗篇妙字处处有，步绕西湖看不足”，肯定林逋咏梅诗的艺术成就；“我不识君曾梦见，瞳子了然光可烛”，表达自己曾在梦里神交的敬仰之情。当别人质疑说林诗“疏影”“暗香”句没什么特别，用于描写桃、李、杏也可时，他为林逋作了辩护说：“可则可，但恐杏桃李不敢承当耳。”在这里我感觉苏东坡有点不由分说地认为林逋“疏影”“暗香”写梅就是好，没什么道理可讲，这应该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主观感情。一方面，苏东坡面对前人咏梅的精品佳构望洋兴叹；另一方面，他也写了大量的咏梅诗，而且艺术成就在咏梅史上别具一格。

东坡在咏梅史上的贡献主要如下：

首先，苏东坡把作为自然物的梅花和文

学的梅花区别开来，具有了将梅花作为文学符号审美的自觉意识，首次提出了“梅格”的概念。当同时代的前辈诗人石曼卿《红梅》诗说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”，认为梅花与桃花的区别只在绿叶青枝上，梅花只是一种普通植物。因为自林逋以来，梅花就已经成了一种文学符号，而东坡又是对林逋推崇备至的。他在《次韵赵德麟雪中惜梅且饷柑酒三首》中说：“君行适吴我适越，笑指西湖作衣钵。”他对梅花的认识来源于林逋、自诩“衣钵”传人，显然东坡是不会同意石曼卿对梅花的这种简单认识的。于是他在《红梅》三首中提出了反对意见：“诗老不知梅格在，更看绿叶与青枝。”明确提出了“梅格”的概念。他在《许州西湖》一诗中说“惟有落残梅，标格若矜爽”，“梅格”的提出赋予了梅以人的性格和内涵，写梅就是写人了——这是他的自觉意识，也是第一次提出了咏梅的理论主张。

其次，他给梅附了魂。既然梅已经完全人格化，咏梅也就不再局限于花，梅整个地作为一个人格形象了。如“数枝残绿风吹尽，一点芳心雀啅开”“不应便杂夭桃杏，半点微酸已著枝”“细雨裊残千颗泪，轻寒瘦损一分肌”；如“何人把酒慰深幽，开自无聊落更愁”。而且梅完全成了诗人可以对话的一个朋友，如“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辞相送到黄州”“去年花开我已病，今年对花还草草”。这一人格形象，苏东坡开始给它赋予灵魂，如

“罗浮山下梅花村，玉雪为骨冰为魂”（《再用前韵》，“蕙死兰枯菊亦摧，返魂香入岭头梅”（《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》），“春风岭上淮南村，昔年梅花曾断魂”（《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》）。可以说在苏东坡的咏梅诗里，“魂”这一字是出现得比较多的。梅之魂与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（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作》）的“幽独”如出一辙，把诗人宁肯自怜幽独，也决不俯仰由人，高洁禀性永不改变的独立人格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由梅及人，人梅合一，寄托深婉高妙，韵味无穷。

第三，苏东坡拓宽了梅的生长环境。作为一种人格化的梅，在苏东坡的笔下已经不再局限于雪地这一生长环境，而是有了更宽泛的审美内容。梅除了生长在“荆棘”丛中（“松风亭下荆棘里”）、野水边（“独笑依依临野水”），还生长在竹间（“竹间璀璨出斜枝”）、岭头和幽谷。更重要的是梅还“岂知流落复相见，蛮风蜨雨愁黄昏”（《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》）。这里的“黄昏”已经不是林逋《山园小梅》里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“黄昏”了，而是指傍晚时分，凄风苦雨的环境里，惹人无所归依的愁绪的特定氛围。这就为陆游《卜算子·咏梅》“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”的描述奠定了基础。

（张先军，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、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）



故宫博物院

刘玉松

摄

◆世相漫议

我们漫长一生中的烦恼

安 宁

学生小寒问我，是不是走出了校园，人就再也不会自卑，更不会胆怯什么，一切都是牛气冲天的模样，脸上的自信，掩饰不住，也阻挡不了？她还拿我举例，说：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样子，让我们觉得你就是一个可以主宰一切的女王，不要说什么无边的烦恼，它们根本见到你就是一副敬而远之的畏惧模样。

我笑，问她是否看过池莉的《烦恼人生》，又是否理解这四个简单的字里，所包含的人生哲理。她摇头，而后又问，难道是说所有人的一生都会充满烦恼么？如果这样，那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，包括花费十几年去读书，而后为了寻找工作不断地考各式的证书，甚至是找一个前程与“钱程”俱备的男友，岂不是都成了无用功？反正都是要有烦恼的，不如放宽了心，等待它们一一列队过来，慢慢折磨就是了。

小寒而今的烦恼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是五彩斑斓，犹如一朵绽放的罂粟，看上去很美，殊不知里面是吸食后可以慢慢致死的毒药。她以为考入了大学，一切就可以像当初老师们说的那样，能够自由地恋爱，可以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，再也不用担

心考试的名次高低，父母也不会耳提面命地提醒她要为前程头悬梁刺骨。

但是进来后才发现大学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。这里照例有班主任，还多出了一个总爱板着脸孔的辅导员。从周一到周五，都有课程安排，即便是有一天可以无课，也不能够休息。宿舍里要评比，上课回答问题要计分，自己喜欢的那个男孩总是被一群大胆的女孩子团团围住，并毫不掩饰她们的痴爱，羞涩内敛的她，常常靠近了闻点“草”香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些无形有形的比拼，关于容貌关于老师的宠爱关于在学院里的发言权，更是激烈残酷。小寒本想做大学里与世无争的“居士”的，但发现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。她不想争抢的一切，周围的人却逼迫着她去争去抢。到最后，她突然对大学的生活，生出了胆怯与畏惧，不知道继续向前走，一直到进入了社会，是否都会如此惶恐不安。

小寒说，老师您会畏惧什么呢？您已博士毕业，不会有再继续追求学历的痛苦。您还有了房子，和让我们羡慕的老公，听说他天天为你下厨做饭，毫无怨言。或许过不了多久，您就能顺利评上教授，到时声名荣誉，

纷至沓来，您就是站在光环里的，别人想夺都夺不去，全都是仰慕崇敬的视线。

我想说些什么呢，关于我自己。告诉小寒，我正在装修的房子，因为与装修公司出现了矛盾而停滞下来，我想象中的可以收纳我忧伤的居所，现在正在寒风里大张着嘴，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？或者告诉她，我所雄心勃勃想要实现的那些理想，在现实面前，不只是软弱无力，而且有滑稽可笑的容颜？但這些在还是青葱明媚的小寒那里，又会得到多少共振与同情呢？她甚至在菜市场的拐角处，遇到喜欢的那个男老师，手里拿着一把芹菜的时候，心底生出了鄙夷与不屑，恨这样风华正茂的一个男人，被家庭的琐碎与庸常束缚住，而不能够逃脱。

我最终逃避了这些问题，反问她的父母，她的亲朋，他们都是走入社会的人，是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，离开了校园，便拥有了某种可以正视这个世界的力量，会不会偷偷地哭泣，或者当众发火，再或有远比她更甚的恐惧与绝望？如果有，那么，她就能够明白，我们漫长的一生中，总是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隐喻和暗喻，烦恼犹如繁盛的水草，或者泥淖，你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，才能够让生命的舟楫，畅通无阻地行驶到想去的地方。

小寒对这样的哲理，大约是半懂不懂，她的眼睛里依然一半迷茫，一半忧伤。我知道她真正需要的，不是我，亦不是某个知名的心理医生，而是可以医治那些曾经席卷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安的时间。



◆邵阳诗韵

徽城唱和播诗风（三）

刘言田

龚琴被知县聘为幕友同一年，沅陵张开谟署绥宁县教谕，有步韵《徽城晚眺四首》。

其一曰：“午燥殊难耐，清凉欲晚天。斜晖托屋角，暝色起峰巅。眼底云归岫，炊余瓦透烟。余飙生爽籁，浪远激前川。”从午热写到薄暮的清凉，屋角斜晖里炊烟飘逸，山峰暝色中闲云归岫。又由近而远，写风物有声，清溪之浪流向远方。一卷小城暮凉画卷，空阔悠远，倒也清幽宜居。

其二曰：“寥廓长空际，晚来气乍更。鸟声昏入树，山影黯笼城。禾刈根留土，瓜多势压棚。劫灰犹在目，两次贼曾营。”暮色浓矣，夜幕压城，鸟声慢慢疏隐于树叶，山影渐渐暗融于城廓。秋已收矣，稻禾已割，瓜却正长得旺盛。寇贼曾两次驻扎于此，劫难历历在目，人们仍勤勤恳恳经营着自己的生活。对于和平安定的珍惜和祝福隐约于宁静的画面之中，与龚琴的诗意相互呼应。

其三曰：“一览苍黄里，宵灯点点青。栖蝉鸣暮翼，宿鹤养归翎。桂魄清初挂，莲筹早可听。此乡多古木，应易觅松苓。”夜渐深，点点青灯明灭于苍茫如海的夜色里，蝉偶而发出几声梦呓般的清鸣，鹤静静地养息着倦飞的翎羽。月亮慢慢地上升上来了，滴漏报时的声音清晰可闻。莲筹，莲花漏上的计时报更的竹签。一天倏忽而过，一夜也转瞬即逝，生命随计时器流水般地消磨。这是古木云集之地，应当容易寻觅茯苓，延年益寿呵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：“千年之松，下有茯苓。”《神农本草经》：“久服安魂养神，不饥延年。”由时间流逝进入生命之思，亦与龚琴“美人迟暮”之叹同调。

其四曰：“挹爽迟归署，冈头尚独临。风声凭树起，露气隔衣侵。宫桂开飘馥，闺砧捣息音。满怀秋欲语，乘兴发高吟。”生命短暂，良辰难再，仿李白桃李园秉烛夜游，迟迟而归。闻山风吹树，露气侵衣。闻桂花之芳馨，觉捣衣之声已息。想城中人已静息，秋声西来，满耳秋语，高吟长啸，缭绕于树之间，兴则尽矣，人生苦短，惆怅难平。仍然是在龚琴的诗意上生发，但却更深沉悠远。

二

想是同僚有约吧，与龚琴、张开谟同县从职的陝西富平人吴金铨，时任绥宁县典史，亦有步韵《徽城晚眺四首》。

其一云：“落日疏霖挂，霞明倚散天。扁舟依雁舫，峻阁结螺巔。树杪悬残照，人家透晚烟。公余浑无事，寻胜过前川。”吴氏之诗透露了一个信息，当时是同治年间，徽州安定无事，“公余”时间，就相约纵情山水，吟诗作赋词。诗从傍晚写起。日斜疏林，霞散绮天，明艳宁静，疏旷邈远，眼界开阔，心胸豁然。扁舟依桥而栖，楼阁耸山而峙。残照悬树，炊烟袅空。城中一片静谧，衙门清静无扰，且趁暮寻兴，姗姗而过前川。闲适之情，悠悠游哉。

其二云：“昔日行师地，江干剩旧营。风云千载护，民物几番更。保处招凉馆，谁家乞巧棚。好从图画里，绘出小山城。”这是“寻胜”所见风物。行师，出兵，用兵。过去这是用兵的地方，如今江岸边还残存着旧兵营。千载风云守护着它，民生风物已经多番变更。沿途有避暑的场馆，乞巧的斋棚，人们日常的生活有滋有味。招凉，招致凉气。乞巧，女子于七月七日斋月祈福。这样的一幅民俗画里，绘出了小山城的生活风貌，表达了对和平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其三云：“叠嶂排空起，勾连不断青。飞鹰徐整翮，倦鸟懒梳翎。烽火惊心阅，军书侧耳听。谁为匡国手？却病觅参苓。”叠嶂凌云，连绵不断。鹰已栖止，慢慢地整理羽毛；鸟也倦怠，懒懒地梳理翅膀。这一派宁静平和的气氛中，诗人居安思危，担心看到战乱的烽火，侧耳捕捉军中的文书。谁是治理国家的圣手，像寻觅参苓除却疾病的良医一样，能保护生活的和平安定？祈望国泰民安，仁者之心。

其四云：“苍然秋色满，着屐喜登临。暮靄深林合，斜阳古道侵。高山留胜迹，空谷结知音。凭眺归来晚，虫声四壁吟。”同僚临暮登山，披古道斜阳，访高山胜迹，归来忆晚，四壁虫吟。又闻萧瑟秋声，似乎难以入眠……

遥想当年绥宁县衙，应当儒雅风流，少勾心斗角之烦扰，有知音唱之和乐处。果若如此，应为同僚之范。